

四書說約 十四

五五

漢書門類			
四	三	三	九
二	六	六	函
二	〇	〇	冊

內閣文庫			
四	三	三	九
二	六	六	函
二	〇	〇	冊
漢	書	類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39
冊數	26 (13)	
函號	277	107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四書說約卷之十四

吳郡 顧夢麟 麟士纂輯
揚 孟子常參定

孟子一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大金吳氏程曰叟非絕句當連下文

愚按通義金山說亦如此○金文曰梁惠以叟稱孟子○古人尚

年以叟老為相尊之辭。非必果有年也。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通義陳先生曰。孟子文法。多以主意立綱領於前。而分開烙應於後。然後結之。熟讀自見。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

趙注。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上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

為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詞。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存疑。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尊君。故曰。未有義而後其君。然此是在下人事。必上之人先行仁義。方有此效。上曰。亦有仁義而已。正是在上。人事故。註言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愚按。紹聞編南軒曰。以仁義為本。是導民於理也。以利為尚。是

導民于欲也。理明則尊卑上下之分定。不然則凡有血氣者皆思自足其欲。非盡攘上之所有不已也。于是篡弑之事興。其害有不勝計者。仁不遺親。義不後君。舉世之人皆繇仁義。則無不愛其親尊其君。三代盛時所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也。為國者舍是其將焉求。故重言之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愚按詩注。曲池曰沼。○楊龜山語錄云。齊王顧鴻雁麋鹿以問孟子。則是曰。字當連上也。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趙注。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亦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

大全南軒張氏曰。孟子若答云。賢者何樂乎。此則非惟告人之道不當爾。而於理亦有未完也。今云然。則辭氣不迫。而理完矣。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大全東陽許氏曰。靈臺之作。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併以游觀。爾七十里之囿。所以供四時之用。

講武事於其中且與民之芻蕘雉免者共之不容不廣此在郊
之外者也靈臺之圃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文王
繼體即位本都岐在位四十六年遷郢又三年遷豐作靈臺其
時九十有六明年即薨田獵之圃非作靈臺之意也七十里之
圃在岐山舊都故有與民同芻蕘雉免之嘗制
愚按常解靈臺之稱本以不日然禮統云夏為清臺殷為神臺
周為靈臺服虔左傳注云天子靈臺諸侯觀臺又似各有據○
易乾鑿度云文王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含神霧云作邑於豐
起靈臺是類謀云作靈臺受赤爵丹書

況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
能獨與哉

大全東陽許氏曰此章關鍵全在偕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
夏桀結怨奉已興亡乃其效也
附錄湯誓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
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蔡傳湯誓蓋興師之時
誓於亳都者○竹書紀年注桀作瑤臺羅民力殫民財為酒池
糟隄縱靡靡之樂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收兮我王
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騫兮六轡沃兮

竹書紀年
卷十
四

去一善而從善何不樂乎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
 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
 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趨遂適
 湯湯立為相殷王而夏亡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
 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趙注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
 孫疏耳矣者言至極也

蒙引何也二字是推在歲凶上去未段集註明曰乃以民不加
 多歸罪於歲凶○若曰意亦歲凶所為人力終無如之何也
 愚按周禮廩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
 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故曰移民移粟
 荒政之所不廢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
 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
 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孫疏填塞也又滿也趙氏曰鼓音蓋言鼓音之充塞洋洋而盈



滿也言鼓音既充塞盈滿於戰陣之際則兵刃刀鎗既以交接
 蒙引鼓字非虛指戰士而言也如孫武子傳所謂於是鼓之於
 是復鼓之者一例
 存疑孟子此章之論主意在行王道棄甲曳兵而走不能行王
 道之喻也或百步而後止猶隣國不恤其民也或五十步而後
 止猶惠王能行小惠也惠王曰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
 以五十步笑百步也○戰以勝敵為止走之遠近弗計也猶治
 以王道為上小惠之能行與否弗計也行小惠不可望民加多
 欲民加多惟在行王道爾故下二節遂言王道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
 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
 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趙注從此以下為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
 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鱉也故禁之
 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
 大全雲峰胡氏曰文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山林川澤與民
 共之即是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厲
 禁又王者愛物之仁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



為之守禁。註物為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也。以是觀之。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新安陳氏曰。法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田法。天地自然之利。謂穀魚材木之類。樽節愛養。謂不違農時。不用數畧斧斤時入之類。王道之始。謂王制未備。王道未成。不過初鳥事。下一節集註云。是王道之成也。正與此王道之始相對。蒙引農時與農隙不同。農時是正治田之時。農隙是不治田之時。依文王之圖。方七十里。章註云。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

講武事。則四時皆有農隙。不專謂冬也。故春有蒐。夏有苗。秋有獮。冬有狩。豈必皆至冬乃役之乎。曰。然則如此註。何曰。田以講武。則四時皆可。伺農隙。以役民。凡有興作。則決源至冬也。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註云。農功已畢。可用民力。此正凡有興作。不違此時之說也。興作。興徒作事也。田獵以講武。不與興作之目。○洿池。二字平看。洿。地勢自然者。池。是人所鑿者。○山林之分。其高者為山。平而多草木者為林。○愚按通義。仁山。金氏曰。喪。平聲。則是活字。包得祭祀棺槨言。喪其死也。若喪父而無服。喪字亦同。○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末句

四書

孟子一

八

賦

內可不用。至冬後之。依王制止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然一
 說。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日。則
 是歲用十八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則是歲用九日。三冬九旬皆
 有征。不止。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也。亦未知孰是。附記
 於此。○既云公旬。義或當爾。然周禮鄭注。旬只訓均。又均人凶
 札。免力政。政音征。凶札比無年。又甚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
 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
 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
 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趙注。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曰庠。謹修教化。申重孝弟
 之義。壯者代老心。各安之。故頒白者不負戴也。言百姓老稚溫
 飽。禮義修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
 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
 大全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為
 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城
 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
 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問既曰魚鼈不

可勝食矣。又言老者始可食肉，何也？朱子曰：魚鱉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新安陳氏曰：極財成輔，相總言田。樂畜養之事，以左右民，就富教斯民說，乃王道之終事，應上文王道之始也。一句。
 豕引豚，稚豕也。豕相承言牝豕也。然考諸韻書，並無此明訓。只云豕也。惟正韻豚，小豕也。周禮天官庖人註亦然。蓋麋鹿之犬者，豚豕之小者曰麋，又曰鹿。曰豚，又曰豕。豕舉耳庖人註，豕豕，豚豕子。○狗有三守，狗獵狗，豢狗，此是皆豢狗也。○上文不違

農時，猶未有百畝之制。至此方一夫受田百畝。然雖有田百畝，而民奪其時，亦無益矣。故又須勿奪其時。○庠序指鄉學，非謂國學也。舉俊秀及凡鄉之民皆教之，所謂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者也。所教之中，又以孝弟為重。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簡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政謂虐政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蒙引孟子若曰王知此則今日之政當有在更張者矣蓋王
之庖則有肥肉矣王之廐則有肥馬矣於是民則有饑色矣野
則有餓莩矣夫因獸病民以至於餓而死是率獸而食人也
是即其殺人之政無異於刃者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
民父母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
民饑而死也

蒙引歎相食一節極言人君以子民之責而反為殘民之事作
俑一節又痛言民之不可殘也○象人而用不必說到殺人殉
葬之流只象人而用便是不仁孔子所以惡之○按惠王曰寡
人願安承教是欲孟子教之也○今孟子但直斥其虐政之殺人
而終無一言以教之何歟蓋斥其虐政之殺人者是欲惠王之
除其虐政而更施以仁政也○此即其所以教之也○况王政之詳
已前告之矣上章所云云是也○今惠王既是安意以承教則宜



急改此等所為矣。不然雖有仁政將何施乎。古云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蓋除害則興利也。孰謂孟子之終無以教惠王耶。愚按紹開編上章孟子之言至矣。使惠王發寤於心則亦速改其政行王道以養其民而已。乃說而不繹。從而不改。然孟子猶冀其可悟也。故因其願安承教。復指其虐政以告之。○上章姑因其盡心之言而欲導其仁心。故其辭婉。此則因其承教之願而欲使悟其失。故其言直。○檀弓注備木偶人設機而能踊躍故名備。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通義仁山金氏曰。成王封弟叔虞於唐。至燮父遷晉水之上。因名晉。其後曲沃奪宗。至文公以來。世為盟主。末年六卿分晉。自相兼并。魏斯趙籍韓虔三分晉地為諸侯。謂之三晉。而魏為大。○惠王斯之孫也。

大全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繫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惠

王十七年、魏與齊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商君傳、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怒、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張存中曰、按史記魏襄王十三年、楚敗我襄陵、不言邑數。楚懷王六年、得邑八。此集註七邑、不合。未知孰是。○慶源輔

氏曰、惠王之志、疑若剽勇而有為者、然細考之、史則其敗於三國、皆非義舉也。徒以爭城爭地、不失之貪、則失之繆。事既如此、猶不知所以自反、乃於見賢之際、歷敘其喪敗、而欲為死者一洗之。此正如匹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一快者、所為耳。豈有君人之度、而知所謂大勇之理哉。○魏代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臏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孫子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使齊兵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大



喜曰我固知齊兵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與其輕
銳倍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多阻隘可伏兵
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于是令善射者萬弩夾
道而伏期日暮見火俱發龐涓果夜至木下以火燭書萬弩俱
發涓乃自刎曰遂成監子之名遂破魏虜太子申○太子申過
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
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
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
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
矣彼勸太子戰攻欲不殺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
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
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覆十萬之師○
愚按寡人恥之存疑曰言辱及先人也故曰願比死者一洗之
死者即先人也淺說達說皆從之然孫疏云寡人心甚媿恥之
則下句另作一項亦似可○又孫疏崇史記周顯王十五年秦
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愚按地字略損方百里連說○蒙引曰況以堂堂千里之梁乎○

曰言統約

孟子一

十三

戰後居

則下四條語固實可信也。○注能行仁政。透下不可用。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大全新安陳氏曰。省刑則不戕民生。薄賦則民得養生。所以為仁政之大目。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愚按前兩節分說此節總說。蓋分案總斷也。兩彼字緊對三王字。

字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大全新南軒張氏曰。惠王憤其軍師之敗。欲一洒之。是乃不勝其忿欲之私耳。孟子所以告之者。乃為國之嘗道。其所施為。皆有實事。夫王政之所以不行者。以時君謀利計功之念深。每每致疑。而莫肯力行故也。使其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而力行之。則孰禦焉。○慶源輔氏曰。註引孔氏之言。蓋慈有當報者。有不當報者。若惠王之事。則所謂不當報者也。不當報而報。則是忿懣者之所為耳。忿懣者之所為。則其心重。

曰書說約 卷十四 孟子一 十四 戰國策

灼焚燒愈樸愈熾。不至於大收極壞而不已。若所謂志於救民。則至誠惻怛。成已以成物。一日有一日之功。其曰唯天吏則可。以伐之。其所以自治者嚴矣。○勿軒熊氏曰。當時七雄皆大國也。孟子獨惓惓於齊梁者。欲得志行乎中國也。若秦楚則蠻夷戎狄之裔。七篇之書。深鄙外之。蓋其得志必非天下生民之福。自周之衰。天下大勢不入於楚。必入於秦。聖賢已逆知其所趨矣。當時孟子止言浚耕易耨。孝悌忠信。則可以制挺而撻秦楚。自一等富強而言。豈不大迂濶而不切於事情。然後來秦亡。不過起於揭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可恃乎。孟子之言不惑。

誣也。

淺說勿疑者。勿疑百里可王之言也。非勿疑仁者無敵一言也。

○孟子見梁襄王

大全新安倪氏曰。按通鑑。慎靚王三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即去也。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蒙引。孟子見梁襄王。為其容貌詞氣之間。皆不當人意。蓋將去之。故出語云云。決無久留於梁之理矣。凡聖賢之至於其國而

見其君皆是欲觀其動靜以下吾道之興廢不然至彼何為令
 見襄王氣象如此其不足與有為決矣故出以語人而去之此
 雖無可考證然以理斷之決然是去而之他矣不必有傳記者
 證○看來天下有可一之理孟子又有能佐其君以一天下之
 才但襄王未有一天下之器耳孟子既有去志而述此以語人
 蓋其所以望斯道之行者至是已盡況當垂暮之年已有吾已
 矣夫之怨矣讀者於此當知聖賢不遇之不幸然此一段議論
 所關繫於世道君道者甚大不可以不傳故出以語人而且以
 垂後世

愚按通章皆作自述語奇亦七篇之別體○一言一統也存疑

曰定者列國息爭干戈不作

孰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孰能與之

蒙引言當此之時君各民其民民各君其君訥得而歸之也當
 時列國既各有疆域則各畫地而守之民有欲舍彼趨此似亦
 難矣必在所禁制也下文沛然誰能禦之正是答此意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

曰言

孟子

六

續前

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沛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收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愚按紹聞編今人但見孟子譏襄王不知襄王一問自是可錄曰天下惡乎定夫生民厭亂久矣唐明宗祝天早生聖人亦思定之意也孟子曰定於一言天下之勢出於一也自生民以來經桀紂之亂天下嘗不定矣未有天下裂而為七各稱王爭雄如孟子時者也其後秦并天下可謂一乎曰非也以亂易亂特聖王之驅除爾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則一之有

不在力矣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蓋今之時對曰七八月之間旱喻民困於虐政其曰孰能禦之者以苗之興而言也以水之就下喻民之歸仁曰沛然誰能禦之者以天下莫不與而言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大全趙氏曰田氏本陳公子完之後初以陳為氏後改姓田氏至田和始篡齊而有之辟疆和之曾孫是為宣王

愚按紹聞編陳公子完奔齊世為齊大夫

卷十四 孟子 一 繼篇居

聞也無以則王乎

大全朱子曰無道桓文之事事諸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

桓公霸諸侯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

言也

蒙引集注必欲言之而不止也謂必欲孟子言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夫全慶源輔氏曰保如保赤子之保○新安陳氏曰王道其大

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王一句為此章之綱領

存疑德何如則可以王德寧虛說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保

民即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

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

以繫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

繫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蒙引繫本繫却今曰繫鐘則是因鐘之繫而繫之使繫者不復

繫也作活字看繫鐘之繫如予有亂臣十人之亂字意繫却之

却與隙義同繫鐘之繫謂填繫也○繫鐘亦有繫鼓後篇師行

而糧食下小註曰君以軍行被社繫鼓亦解作殺牲以血塗鼓

曰書統約

卷十四 孟子 一

十八

繼篇居

犛也

存疑按犛鐘非牛不可以羊易牛使不得只是齊王一時良心發動不可遏姑以此替之初不及計慮到此齊王之語畢竟是用不得雖用不得然一時心可自安故以為兩全而無害要亦孟子主于開導其君為此遷就之語耳其事之有否弗計也愚按備攷一書多本陳錫玄經言枝指此處載犛鐘事皆因名物攷一字不易然引大祝既及鄭司農注則隋犛訓薦血自言祭祀之事謂即血以告殺與本文無預矣且既明言馬氏云血以塗鐘鼓而鄭不從不當收鄭棄馬也又天府上春犛寶鎮及

寶器周禮合解云寶鎮即玉鎮而名物攷備攷皆訛為寶鐘今枝指頗悔而備攷盛行見者必誤用之矣書亦不可妄讀如此○犛字天府注鄭司農云讀當為徽取飾義也然周禮合解云隋音灰則大祝隋犛讀當為灰微矣亦必有一誤也○若無罪而就死地又自解其不忍意若無罪作若人之無罪或只大槩說俱可○以羊易之淺說云吾以羊易之亦作王語也○後讀注疏乃知備攷之誤本於名物攷而名物攷之誤又本於孫奭正義更可笑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

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是心何心也人之本心也即此本心而推之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須看集註察識擴充四字察識屬知擴充屬行○新安陳氏曰是心足以王矣一句最緊切觀王有此愛物之心即可知王有仁民之心而可以保民矣所以指言王之此心即是足以王天下之本真氏云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心是也蒙引此章當疊疊看劈初出一王字究其所以王者無他保民而王也又究其所以保民者無他是心足以王矣是心足以王

如何反其所以及禽獸者而以序行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也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而天下可運於掌者如何五畝之宅可以衣帛百畝之田可以無饑雞豚之畜可以食肉庠序孝弟頒白不負戴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蓋其胸中王道素具特隨時酬應而覓路以開導之耳○既曰是心足以王矣足矣又曰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何意蓋緣着不忍字要生議論是心不忍之心也不忍於一牛而忍於百姓乎達之於其所忍仁不可勝用而王道畢矣○一篇生意皆在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

之不忍也。二句愛則非不忍，不忍則非愛。只從此生議論。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亦不消如此說。孟子已曰：臣固知王之不忍也。了又何消解剝。蓋孟子此三句話，意思直是欲王察識其本心而擴充之。今齊王略不見有察識之意，只管答得冷淡來。所以孟子又設法以開之。難之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云云。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也。王又只恁順承將去，都無合殺。孟子乃為之解曰：無傷也。云云。才起得他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一問。既曰是心足以王矣，又曰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者，明其果出於不忍也。所謂是心者，即指此

不忍之心也。愛字正對不忍字，愛則非不忍，不忍則非愛。愛者計其財而不忍者，痛其死。孟子著此兩句，所以提掇簡不忍字。惟其實有此不忍之心，故足以王也。此兩句又似為下文根本。然下文許多話，只是愛與不忍字反覆辨論。不忍二字，此一章之骨子。孟子只得齊宣王吾不忍其觫，鯨一句，遂堅執着不忍字一開一闔，百方開導，要他察識而擴充之。是心足以王矣。不是愛一牛便足以王天下，為有此心在，擴而充之，則可以王天下矣。擴充之實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云云。百姓皆以王為愛也一句，亦甚喫緊。蓋不着此句，無以發其論難而啓其察



識○擴○充○之○端○若○只○言○是○心○足○以○王○矣○他○不○曉○問○便○只○恁○地○說○了○
 ○察○識○如○下○文○註○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蓋○人○皆○有○不○忍○
 ○人○之○心○也○擴○充○則○須○是○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所○謂○反○
 ○其○本○而○推○之○有○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者○也○

存○疑○此○章○論○說○雖○繁○要○看○他○精○神○命○脈○所○在○通○章○主○意○在○是○心○
 足○以○王○一○句○是○就○齊○王○見○牛○一○事○而○許○之○也○此○心○之○所○以○合○於○
 王○者○何○也○是○齊○王○不○知○是○心○足○以○王○底○道○理○老○吾○老○二○節○是○答○
 他○所○謂○是○心○足○以○王○者○在○舉○斯○心○加○諸○彼○爾○即○註○所○謂○擴○而○充○
 之○也○五○畝○之○宅○一○節○乃○舉○斯○心○加○諸○彼○之○實○事○今○恩○足○以○及○禽○

獸○至○然○後○快○於○心○與○是○發○其○不○能○王○之○故○與○兵○結○怨○以○求○大○
 即○是○其○故○遂○言○大○欲○不○可○得○反○而○歸○之○於○王○者○是○與○他○辨○難○到○
 事○勢○不○可○為○處○然○後○以○數○語○幹○轉○之○看○他○開○闔○變○化○許○多○意○思○
 許○多○氣○力○既○曰○是○心○足○以○王○便○罷○又○說○百○姓○皆○以○王○為○愛○又○
 說○以○小○易○大○彼○惡○知○之○又○說○牛○羊○何○擇○何○也○此○是○孟○子○機○關○見○
 識○欲○轉○撥○齊○王○處○蓋○欲○使○轉○輾○深○思○自○得○其○以○羊○易○牛○之○故○也○
 以○羊○易○牛○之○故○見○牛○未○見○羊○而○已○必○自○得○之○然○後○知○此○心○不○從○
 外○得○必○欲○擴○而○充○之○而○齊○王○不○能○故○雖○觸○孟○子○之○所○言○前○日○之○
 心○復○動○而○領○悟○之○機○淺○擴○充○之○功○竟○有○負○於○孟○子○也○○看○來○齊○



王以羊易牛實無許多意思。齊王當時雖云不能保民，然心非木石，見民疾苦，定必有惻怛之心。非但見牛而已，止是為物蔽，隨發隨止，不能擴充此心。爾然孟子不言民而言牛者，姑就齊王見牛一事反覆開導之。所謂用其所明而通其所蔽也。百姓皆以王為愛也。此句最緊關。孟子特把此意起發齊王。他本不是愛牛為他，以羊易牛，其事差異，却有個意思在。下文所謂仁術見牛未見羊，正是有個意思也。然直告之，則他不醒，都無意味了。故用百姓皆以王為愛一語去起發他，使他反覆深思，而自悟。無奈齊王不聰，隨孟子甚樣起發，都不醒悟。只管說如下。如曰：以牛易大牛，羊何擇？雖攻擊得緊，他初間只說齊國雖無以吾何愛一牛，後又說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却自誣伏了。都無合殺。故孟子從而啓之。他方欣然頓醒，而前日之心復萌。使非孟子多方起發，他亦不能也。愚按蔡林說俱精。然察識擴充，足王內尚不可用。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斃，釀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愚按：然謂夫子之言誠然也。亦大槩肯肯之辭。誠有百姓，炤上為愛，句齊國以下，炤上不忍，句便是依樣葫蘆語。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蒙引集注故設此難故字是故意之故

淺說以小易大迹有可疑彼惡知王之心為不忍其無罪就死乎

愚按是誠數句作一滾說蒙引曰是反辭非直辭言我若非愛其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所謂是誠何心而宜百姓之謂我愛也○達說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單讀此句却是自解

之辭今為下有宜乎句作自疑之辭也罷○又只依樣全無起

發譬如已把罪名認下故下處云無傷也○易之以羊之字指

牛也云我非愛其財而易牛以羊也亦可作自解之辭若云我

非愛其財而易大以小也則不得不作自疑之辭矣故諸說多

從此者○是誠何心哉一何字便足擺蕩下兩句不必云何故

易之以羊又添一何字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

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大全朱子曰術字本非不好底字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



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須著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繫鐘事大。似住不得。只得以所不見者而易之。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過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過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雲峰胡氏曰。一本心也。已發在於擴充。未發在於預養。○
蒙引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固是矣。然獨奈繫鐘何。若但以繫鐘之不可廢而終殺之。則一念之仁自我而發。亦自我而過矣。今又姑全此牛。以行此一念之仁。則繫鐘之禮又自我而廢矣。

故以羊易牛為得其術。然初來齊王之以羊易牛。亦未有此巧妙見識。亦偶然適合於仁術耳。孟子意主於開導。故為是樂為之說。
存疑。孟子啓齊王。言雖百姓皆以王為愛。然亦無害。此乃仁術也。然牛羊皆無罪。如何以羊易牛為仁術。蓋見牛未見羊也。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過。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則牛得全而鐘得繫。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所以為仁術也。然此皆遷就之言爾。羊血如何繫得鐘。成不得。特孟子主於開導其君故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下言齊王所為有合於君子也。遠庖正為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耳。

愚按：君子遠庖厨，本出禮玉藻。蓋成句，而孟子用之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宣王聞孟子之言，有得於心，而說謂已雖行之及，反而求之，則有不能以自得者。及孟子抽其端緒以告，則戚然有動於中，當時不忍之意宛然而形。慶源輔氏曰：宣王

此心雖復動，而其端尚微，其體未充，而又未知所以用力推擴之方，故孟子此下復以用力用明用恩之說以曉切之。○雲峰胡氏曰：齊王於其本心略能察識，自此以下孟子皆教之以擴充。○新安陳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王此句亦間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矣一句相始應。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係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



非不能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天地之大同。雖一本而其施有序也。豈有於一牛則能不忍。而不能保民者。蓋方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而其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夫愛物之端。可以知夫仁民之理。素具能反。而循其不忍之實。則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慶源輔氏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而人之與牛。又為同類。而相親。故惻隱之發於民。以於物。雖皆自然而然。雖至遠之人。亦莫不然。學者須是臨事體一察看。教分曉。不可模糊。

略察其自然事。過便休。若夫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所以難所以易者。緣以凡人言之。推廣此心。愛及同類者。其勢便。其事易。至於物。則有不得已。而資以為用者。使之皆被吾之愛。而無傷。則其勢遠。其事難。自君人者言之。發政施仁。使民得以遂其生者。其勢便。其事易。極輔相財成之道。使庶類繁殖。鳥獸魚鱉咸若者。其勢遠。其事難。今王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際。而又能有以處之。而使是心。得以流行矣。則是於其勢遠而事難者。既能有以及之。則以是心。而施於勢近而事易。與之同類而相親。所謂保民而王者。則豈有不能者哉。但自不肯為耳。○新安陳

氏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此二句。難得最緊切。乃是一章文意警策處。下文又以此再難以結之。王能其緩且難者。而失之於切且易者。何也。使王能自其不忍之形於愛物者。充廣之以仁民。特舉而措之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注。泰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為喻。

若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大全新安陳氏曰。末二句再問難以結之。十分精神。文法亦有照應收拾。○雙峰饒氏曰。因愛牛之心。說到此。欲其因愛物之心。反而見得仁民。因愛人之心。反而見得親親。又因親親推而至於仁民。縣仁民推而至於愛物。運於掌言其近而易。天下雖大。只縣一家。老老幼幼推去。又何難。且遠之有運於掌與視諸

學不同運屬行。視屬知。那箇是易知。這箇是易行。○西山真氏曰。繇親以及民。繇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雲峰胡氏曰。須要看集註三節議論貫穿處。始言愛物。則曰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繼言仁民。則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此言老老幼幼。則曰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曰同生。曰同類。曰同氣。是為理一。而分殊。雖推之有序。然皆不過自吾本心而推之。是為分殊。而理一也。大抵此章凡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欲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

其擴充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斯心加諸彼而已。惟毋反其序。則是○斯心對彼而言。則寡矣。兄弟家邦。盡是彼也。此一章心字是骨子。○大過人是以係四海之功業。言所以能係四海者。惟能推恩而已。古之人指二帝三王言。存疑。天下可運於掌者。係天下如運掌之易也。推恩意思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天下可運於掌。則其效也。引詩只是明此意。以舉斯心加諸彼。向來始看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舉斯心加諸彼也故承之曰
 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二句是結其意古之人所以大過人三句
 是引古人以證之以上答此心之所以合於王意思已盡了又
 把他幼不至百姓處重詰之直究到他那病痛根源處○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意當屬上文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句方語
 脈相貫謂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欲保百姓惟在於用恩而
 其序則自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耳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者推此心故老

吾老然後以及人之老也幼幼亦然然其所以及人之老幼者
 在後面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一條是也
 淺說夫王之不王固繇於不推恩今之欲王惟在於推恩而已
 必也先盡孝悌以老吾之老而後推之以及人之老使人亦得
 以老其老焉先施慈惠以幼吾之幼而後推之以及人之幼使
 人亦得以幼其幼焉如是則舉天下之老無一而不被吾老老
 之恩舉天下之幼亦無一而不被吾幼幼之恩其恩之及於天
 下也特運諸掌耳何難之有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蓋言人具此心心具此仁舉此心而加之寡妻則寡妻以

舉此心而加之兄弟則兄弟以和舉此心而加之家邦則家
 邦亦隨以治矣夫自寡妻而兄弟而家邦者不外乎一心之推
 如此然則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者獨非是心所推乎誠
 能推此一心之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將
 見蒙恩者歸化感德者屬心足以保四海之大而有之矣苟或
 忍心害理恣然無情當親者不親當仁者不仁則衆叛親離雖
 妻子何得而保乎夫自古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其功業之所以
 巍巍卓卓非後世之所能及者豈有他哉亦惟親親而仁民仁
 民而愛物自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倒行逆施不能善推者夫豈無
 其故哉

愚按舉心加彼解斷如是世文誤說觀後總注楊氏曰為天下
 者舉斷心加諸彼而已尤信也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孫疏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
 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
 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權已見下論子穀穀子在地即黑黍
 中言不大不小也

蒙引權雖解作稱錘度雖解作文量然實當作活字看或曰如此則度字當作入聲曰還作去聲不害為活字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輕重長短不在心亦不在物在心之應物上蓋民與物皆物也仁民愛物則是應物也難道物有輕重長短又難道心有輕重長短○上文既發其端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分明是舍說箇輕重長短之當度在裏面蓋齊王正是輕重長短之失度者○果何以見心之當度尤其於物處曰試論今有一疋布不用丈尺以二丈為一丈只是這一疋布上失耳若人君於民物之間失所權度至於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則將有所謂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者其差視以二丈為一丈者相去何如看是甚乎不甚乎

柳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蒙引雖正是請王度之處其實又更深一節蓋是言其仁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處耳集註分明○王之所以功不至百姓與兵構怨累之也王之所以與兵構怨者將以求吾所欲蔽之也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意謂此比穀棘之牛如何

存疑上既以恩及禽獸功不至於百姓詰王請度之抑王與甲
兵條是說齊王功不至於百姓乃以與兵結怨之故上註所謂
今王反之則必有故正指此也蓋此是齊王病痛根源他那愛
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皆繇於此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齊王何
不忍於一牛乃獨忍於百姓正緣欲心一動愈心遂熾爭地爭
城糜爛其民有不暇顧爾此愛民所以輕且短恩及禽獸而功
不至於百姓者為是故也故孟子前面反覆辨論至此方發之
使之將此殺人與殺牛二事彼此稱量自知輕重長短之所在
省意思過頓改迷悟于以推恩而保民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盡吾所大欲也

存疑齊王因孟子然後快於心之言亦知此三者非可快之事
也故曰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意以不得已為此耳
孟子因闢其大欲之所至而極言其不可得而今王發政施仁
一條易之蓋力求所欲則大欲不可得能行仁政則大欲不求
而自至此反本之論圖王之略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
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
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

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

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趙注：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魚。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

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

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國不可以敵大國，固

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

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及其本矣。

趙注：盡心戰鬪，必有殘民破國之災。

大全新安陳氏曰：千里者九，齊楚燕秦趙魏韓宋中山也。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

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

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

蒙引：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所謂霸必有六國也。今王

發政至，孰能禦之，所謂王不待大也。

王曰：吾憚不能進，於是矣。顏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

嘗試之。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

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同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王大全慶源輔氏曰恒產常生之業則下文所言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是也恒心常有之善心則下文所言善與禮義是也善又禮義之總名緣民無常產所以無恒心故不知禮義而陷於放辟邪侈也若遂從而刑之是誠無異於以羅網罔民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王大全新安陳氏曰則盍反其本矣與前蓋亦反其本矣當對觀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又是發政施仁之本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



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此○章○甚○詳○集○註○斷○之○甚○約○蓋○欲○黜○霸○功○則○心○之○所○向○者○正○能○行○王○道○則○心○之○所○充○者○大○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改○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政○無○他○奪○於○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霸○功○上○去○入○於○彼○必○出○於○此○世○安○有○不○能○黜○霸○功○而○能○行○王○道○者○哉○此○孟○子○所○以○斷○然○以○為○仲○尼○之○徒○所○不○道○也○南○軒○張○氏○曰○孟○子○如○對○鴻○麋○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不○迫○也○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對○以○無○道○無○傳

○論○管○晏○則○曰○管○仲○魯○西○之○所○不○為○言○交○兵○之○不○利○則○曰○號○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宜○若○未○至○甚○害○而○攻○之○反○甚○切○何○歟○蓋○前○數○者○一○病○為○一○事○耳○故○細○繹○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於○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人○或○趨○之○則○大○體○一○差○雖○有○嘉○言○善○道○亦○何○絲○入○戰○國○諸○侯○其○失○正○在○乎○此○故○關○之○不○可○不○嚴○也

○思○按○此○節○雖○趙○注○云○為○齊○梁○各○陳○不○嫌○其○重○然○前○對○小○惠○為○王○者○之○大○道○此○對○霸○功○為○王○者○之○正○道○亦○各○有○頭○項○也○蓋○篇○中○曰

四書 孟子 卷一 孟子 一

言終 卷十四 緇簾居

興兵措怨曰求大欲曰辟土地朝秦楚云云依舊是齊桓晉文一則話此節即了無以則王意為一牽夫始應結局耳又不可不知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蒙引通篇之意已具而暴不能再問也故他日見於王云云

孔子答孟懿子問孝曰無違其中正有意在而孟懿子不能問故因樊遲發之○王語暴以好樂謂已好樂也曰好樂何如暴

問王好樂何如也疑有病於治也暴未有以對也意歸在好樂何如上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蒙引言但好樂之甚則齊其庶幾不必計樂之今古○今之樂猶古之樂此皆實理蓋古樂好之甚固足以王今樂好之甚亦足以王分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豈過為是無據之雄辨而已哉故范氏曰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

四書統約 卷十回 孟子一 三七

古今之異耳。而楊氏亦曰：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感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蓋咸英韶濩，古樂也。夫不與民同樂，雖古樂而無補，則知與民同樂，雖今樂亦何害？二氏之言，得孟子之旨矣。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蒙引：可得聞與，是欲聞其所以好樂甚，而齊庶幾者。不兼今樂，猶古樂不重在此。○獨樂不若與人之為甚，與少樂不若與衆之為甚，此是開導出齊王之善心處。不消吾為之開說，蓋天理

之權衡在彼之心，所自有者。吾特導之使自見耳。

臣請為王言樂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感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感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

卷十四
緒
廉
居

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蒙引與民同樂者非同鼓樂也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也下文言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即是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

存疑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是欣幸之詞言吾王邇來庶幾幸無疾病與何其恣地能鼓樂也曰庶幾曰何以皆

欣幸之詞不可作自相問答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不然何以能鼓樂也如此則是因鼓樂而知其無病不見欣幸之意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通義仁山金氏曰孟子言事多因其語意以開導之初不辨其事之虛實有無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

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

曰書統約
卷十四
孟子一
三九
歲

凡言言... 卷十... 維...

大不亦宜乎... 趙注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

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德

蓄向踐事吳... 蒙引狄人與昆夷不同太王初居邠狄人侵之乃去而國於岐

山之下又為昆夷所愠而侵之綿詩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

下文曰柞械拔矣行道允矣昆夷駭矣維其喙矣又註蓋以為

文王之時矣想文王初年亦須字之也若依肆不殄厥愠則是

小事大矣此須重講明文王事見詩大雅大抵亦非以肆不殄

厥愠亦不殞厥問二句為文王事昆夷事實也蓋以昆夷事在

大雅之綿而因可見文王事之之大略而已若後篇所謂文王

也乃是謂文王足以當之如上文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孔子也

孟子亦非以孔子為事實也○按綿詩周太王事昆夷猶為以

小事大至文王時國勢日削則為以大字小矣但太王事昆夷

在事獯鬻之後昔者太王居邠則為獯鬻所侵及去之岐山之

下則又為昆夷所擾是兩項事○交鄰國有道乎曰有惟仁者

為能以大事小惟知者為能以小事大見齊宣之於鄰國其大

四書說約 卷十 孟子一 四十 載

者則當以知者之道處之。其小者則當以仁者之道處之。二端之外無餘法矣。○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蓋孟子胸中是先有箇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句踐事吳。然後說出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況仁者智者已有兩指了。

愚按交鄰之間雖似講信修睦，意然湯征葛、句踐伐吳、文王驅生而昆夷遠遁，惟太王乃避狄遷岐，卒之子孫亦至於王如擇而取，皆是勉之以有為，意大氏交鄰亦是備端不甚，粗其所問。

也。如言好樂好貨好色而皆引之同民亦然。故後一怒安民等亦不甚是分外話。

備考漢書匈奴傳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走亡於岐下。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維邑復居於鄆，鄆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史記越世家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

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與師伐越越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到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檣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與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憚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

者與夫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請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弗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為臣若將赦之此

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國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二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後。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

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顛於邊。今君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眩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裁之，

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子胥、吳子與之申地，故曰申胥。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大舍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為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慤勳而厚恤之，及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以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如獯鬻與吳之方強，太王句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和其民人，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使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大王句踐惟敵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恥於仁智哉。

蒙引雲峰胡氏曰：字之之心，自不能已，即是自然合理，湏味一字，見樂天之意。又曰：事之之禮，尤不敢廢，即是不能逆理，味不敢逆理字，見畏天意。

存疑樂天者任天下只是他那無計較大小強弱處這度量大天下之人大大小小好好歹歹何所不容真猶天地之無不覆憐無不持載註謂包含徧覆無不同徧是也故足以保天下包含徧覆無不周徧還在樂天內以下句制節謹度不敢縱逸見得○畏天則可以殄人之愠悶免人之侵凌故足以保其國註保天下之氣象這句尚在保天下上面保一國之規模亦然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大全新安陳氏曰引詩不及樂天一邊亦偶然耳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詩云王赫斯怒爰懲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淺詭天降下民立我為之君師亦以我能助上帝以安民故以君師之位而寵異之於四方也上天立我之意如此然則有罪

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天下豈敢有自越其心志。而作亂以虐民者乎。以此言觀之。則當時該有一人橫行倡亂。於天下。武王必以為已之耻而誅之矣。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愚按前講立我為之君師。我能助上帝。兩我字俱始下倒裝法也。附錄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

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維鈞。愚按蔡傳。寵綏四方。言寵安天下。予曷敢有越厥志。言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一聽天而已。與孟子解實不同。然饒注亦未明。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愚按總注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舊亦看作兩截語今繇湯文太王句幾之究竟觀之理亦一串也交鄰交字只是交接之意不必與交友同義勿太認真為佳○紹聞編云湯與太王文王武王平時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有事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是此章意雖兩節而理實相通也亦與愚見合○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大全雲峰胡氏曰觀集註非但當與賢者共之一句便見得樂惠王問賢者亦樂此與齊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兩賢字似同而實有不同孟子答以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樂所謂賢者皆指君而言此則答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如此則兩處賢字不同蒙引齊宣王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淺說達說同○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若只管以為當有則賢



者似不宜以此為事故孟子只用一個有字答了便罷再不復
顧只引向與民同樂上說○言人君能與民同樂謂皆有此宮
室安居之樂也○非謂以雪宮與民共之乃為人皆有此樂
愚按紹聞編云孟子對曰有者以君以此待賢則賢者得有此
樂矣○但人君當與民同樂○不但當與賢者共此而已○故曰人不
得則非其上矣○集注云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
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此皆人不得則非
其上向內之意○非以人皆有此樂解有字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
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君以民之樂為樂○則民亦以君之樂為樂○如
是則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天下雖大○他民雖多○其懽忻愉
怡○痒疴疾痛○舉切於吾之身矣○君能體仁如此○則天下之民其
將何往○雖欲無王○不可得也
存疑○民之樂自是民之樂○其樂自是君之樂○君民各有其樂○如
臺池鳥獸○君之樂也○宮居粒食○民之樂也○樂民之樂○民亦樂其
樂者○報施之理也○所欲與聚○此君樂民之樂也○見臺池鳥獸而

權樂聞鐘鼓管籥而喜色。此民樂君之樂也。所惡勿施。此君憂民之憂也。有事為之趨。有難為之赴。此民憂君之憂也。只是已。有樂推與民共之。便是樂民之樂。不必說以民之樂為樂。依此必民得遂其樂。而後君得遂其樂也。太牽強。樂以天下只就樂民之樂。上見得民亦樂其樂。則其效也。說只歸重上句言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而樂以天下也。憂以天下亦然。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言憂樂皆不以已也。愚按至此。問答已完。以下是客

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

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大全趙氏曰。巡所守者。自上察下也。述所職者。自下達上也。○新安陳氏曰。以上晏子言先王之法。此下言當時之弊。蒙引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又必解曰。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又必解曰。述職者。述所職也。是何也。正以見其

非無事者言一為巡諸侯所守而行一為述所職於天子而行
是皆非無事者非訓解之辭○省耕省斂天子諸侯皆然夏諺
獨言王者蓋畿內之諺也○夏諺只帶省耕省斂不必通管巡
狩述職○或曰省耕省斂為民事也非遊豫也而乃以為遊豫
何哉曰巡狩述職亦豈遊觀也哉而孟子乃以春遊觀之問何
與故省耕省斂亦說得遊豫以夏諺屬省耕省斂斷無疑○省
耕省斂天子諸侯都有此法都是堯禹之制也此又在巡狩述
職之外不是巡狩述職就便省民以補不足也天子只是省其
畿內於天下則但巡狩以考其田野之治否老幼之得養與否
而為之賞罰耳○省耕省斂每年春秋二行至於巡狩述職三
代則王十二年方一巡狩諸侯六年方一朝堯舜五載一巡狩
羣后四朝○然愚按廣博物志孔子云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
十二是堯亦十二載一巡狩也又一說
存疑無非事者非字當無字看○春耕之時舊穀既沒新穀未
升民之乏絕正在此時也若有不足則不能盡力於耕一年之
計俱失矣故察民之不足而資補之秋斂之時民之所收或有
或無或穀一歲之用或不穀一歲之用皆在此時若不察知其
有無預處以周助之則民將必有狼狽失所者矣故察民之不

給而周助之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
睚眦胥讒民乃作慝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慶源輔氏曰晏子主言齊事而
大全糗熬米麥也糗乾飯也○國縣邑之長也王者之命諸侯豈
云為諸侯憂故知為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也
因欲其如此哉不過使之愛養斯民而已
逆王命則虐必及其
民矣○雙峰饒氏曰師行而糧食君之行也以師其食也以糧
一而字在中間見得是兩事方命之命是好底命天子之命必
是教他撫一國之民令也如此則是逆王命了又曰為諸侯虞

指先王言為諸侯憂指時君言

蒙引言君行則師從師從且糧食非惟供億之費民實出之而
夫征之擾民實供之故饑者弗得食勞者弗得息○左氏曰君
行師從卿行旅從師字當如此認故大註曰二千五百人為師
○睚眦胥讒就是民乃作慝也胥相也共也胥讒謂相與謗怨
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此與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不同
若流之流水流也流連之流舟流也
存疑方命虐民兩句只是上面意飲食若流是就糧食一句說
又只是虐民裏事流連荒亡承上文說即師行糧食以下至於

泥連荒亡也

愚按通義白雲許氏曰師行而糧食謂師衆從君行者皆裹乾糧而往故有饑而弗得食者與大全熬米麥乾飯語較合○二千五百人為師言師行即斥其衆多亦非閒句也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大全雙峰饒氏曰荒是廢時亡是失事蒙引此釋上文之義也是晏子自釋也直至惟君所行也皆述晏子之言至景公悅以下則兼述其事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存疑惟君所行猶史云帝王頌所行何如爾意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這二者惟在君之所行不干別人事君行先王之法是亦先王矣若不行先王之法則為今時矣一古一今皆不在人而在乎君可見當自勉也告滕文公問喪禮曰是在世子亦此意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上文引援景公晏子事實只末一句是孟子

說○蒙引蓋徵韶角韶是也此一句是孟子述事之言畜君者好君

也○又是孟子解此詩此解極有意○當朱子時無可據了故其

詩曰兼言徵招角招之詩或只是角招之詩或只是徵招之詩

耳○畜君者好君也既出於好君夫何尤哉如此說方見是釋

詩意○愚按引景晏事大段是望其納誨意多然主意亦終在同民也

○前曰事民後曰徵角是篇中眼目始應處亦未必為後人穿

鑿○給聞編云景公有感於晏子之言轉附朝儻之觀不復

而大戒於國出舍於郊始興發補不足行晏子之言也出舍自

責以省民是二意○又云畜勅六反止也易卦大小畜皆乳止

為義畜君止君之欲使不行也詩言畜君何尤而孟子釋之言

畜君者愛君也則從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

君之有欲晏子之於景公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趙

高之於二世李林甫之於明皇是也然而多欲之君於忠臣之

言不以為愛已而反尤之者多矣於姦佞阿意之言不惟不之

尤而反以為愛者多矣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注明堂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

侵地而得有之

孫疏案地理志云齊南有泰山史記封禪書云舜二月東巡狩

至於岱宗岱宗泰山也遂觀東后又云此山黃帝之所嘗遊自

古受命帝王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也禮記明堂位云

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昔殷紂亂天下脯諸侯以享諸侯是以

周公相武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朝

侯于明堂七年執政於成王成王封周公于曲阜今魯世世祀

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然則泰山下明堂即周公朝諸侯之處

魯封內有泰山後嘗為齊所伐故齊南有泰山文中子云如有

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註云泰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

明堂之制焉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類宮齊

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則泰山在齊明矣案周制

明堂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賈釋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又夏度以步殷度

以尋周度以筵是王者明政也周堂高九尺殷三尺以一相參

之數而卑宮室則夏堂高一尺矣又上註云堂上為五室象五

卷十四 孟子一 五四 職第

行以宗廟制如明堂明堂中有五天帝五人神之座皆法五行以五行先起於東方故東北之堂為木其實兼水矣東南火室兼木西南金室兼火西北水室兼金以中央太室有四堂四角之堂亦皆有堂乃知義然也賈釋大史閏月下義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門是也四角之堂皆于太室外接四角為之則五室南北止有二筵東西各二筵有六尺乃得其度若聽朔皆于時之堂不于木火等室居若閏月則闔門左扉立其中而聽朔焉

通義仁山金氏曰周世明堂見於冬官小戴禮記蓋天子朝諸

侯布政之宮如一大殿而為九室四方各三門門旁夾窓其內九室戶牖相通天子巡狩四岳朝諸侯於方岳之下故明堂之制而為堂故泰山之下有明堂

大全慶源輔氏曰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有明堂處

愚按考工記賈疏云五尺曰几六尺曰步七尺曰軌八尺曰尋九尺曰筵東西九筵則是八丈一尺南北七筵則是六丈三尺矣餘倣是○又考工記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賈疏云室中坐時馮几堂上行禮用筵宮

中合院之事。無几無筵。故用手之尋也。在野論里數皆以步。故用步。涂有三道。車從中央。故用車之軌。則豈明堂之建真以筵度。而今不可考。與然韻書筵止訓。席不更以衡量為義。亦可臆也。○又鄭注云。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賈疏云。對夏度以步。殷度以尋。是王者相改也。今孟子孫疏。詛為是。王者明政也。繇此而推。流傳之誤。亦豈但書經三寫。烏馬成馬乎。相參之數。禹卑宮室。孫疏亦小誤。姑略不贅。○東西九筵。可容九筵也。南北七筵。可容七筵也。恐仍以丈尺度之。但堂上用筵。故度以筵。猶室中用几。故度以几耳。用車之軌。亦必不是。以軌度之。以軌之長。短之。量度之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大全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辨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

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新安倪氏曰此朱子按禮記月令為說

愚按通義右明堂制諸說大槩如此按周禮舉三代之制以互見蓋夏世室以宗廟言則王宮及宗廟之制同殷重屋以王宮言則宗廟明堂之制同周明堂以朝會之所言則宗廟王宮之制同也○又白雲許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舉衆人之言也

諸自問果當毀之乎已乎又以已意問止而勿毀乎見得宣王之意正是欲不毀爾蓋已稱王即欲行天子之制也孟子則不禁他不毀只是教之行王政蓋行王政則足副王之名雖行天子之制可也○麟據諸圖惟備考內四角方處俱有一斜線蓋東南角作一斜線自內而出即傷東斜半為青陽左个傷北斜半為玄堂右个也西南角作一斜線自內而出即傷東斜半為青陽右个傷南斜半為明堂左个也東北西北兩角亦然雖朱子說似角處皆一室兩名然皆劈斜半為之每向一方除中室正方外左右各半室皆中狹外濶狀如个字故有左个右个之

稱此說雖無所本亦自信不易矣○連中室及兩斜室每面似
一个字則左个左之个字之半也右个右之个字之半也故云
奇絕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
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
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
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齔獨
大全東陽許氏曰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却是王政○雙峰饒
氏曰都鄙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此周所以兼二代之法井田之

法坦平處可行江南想從古行貢法關是道路構節處市是商
井澤是水所都處梁是水所通處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是士農
工商皆有所養惟鰥寡孤獨無所告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蒙引饒注澤水所都處梁水所通處水所通處正可絕流而漁
故以為魚梁也正韻曰石絕水為梁○或謂發政施仁指上文
耕者九一至罪人不孥非也發政施仁是虛字先者重之也亦
非先恤窮民而後行九一世祿之法也人君不發政施仁則已
一行仁政便是此數者一特出令但此數窮民尤所在宜留意
耳故曰尤宜憐恤必以為先也此先字亦如後義先利之先字

不可拘以時之先後為言。○鰥寡孤獨凡民之老幼。文王則導其妻子使養其老。而恤其幼。鰥寡孤獨之人。則無父母妻子之養。而官養之者也。○只此數句。見得文王當時治岐。舉許多等人都區處得當了。大學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此之謂也。○存疑。殷人七十而助。看來文王治岐之時。尚當遵殷制。所謂耕者九一。想每夫受田七十畝。註謂百畝。豈偶然不及思耶。愚按。微田為糧。則公劉時已有此制矣。似不必拘。且集注百畝亦本漢注。○又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

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饘。虛齋官養之說。蓋本此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橐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蒙引吾於此章見孟子之不得以於齊者矣。蓋宣王聞孟子王政之言而善，及激之使行，則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孟子告之以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在王，亦可以自勵矣。乃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侯孟子又告之以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乃竟不聞其見之行事焉。何哉？此所謂王之不王不為也。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孟子且奈何哉？○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與百姓同之者，好貨而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推己之心以及民，便是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云云矣。好色與民同亦然。○究公劉之好貨，止於積乃倉，乃積糧而已。他無所謂好貨也。

究大王之好色，亦止於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而已。他無所謂好色也。然則亦所謂其爭也。君子雖然，乃積乃倉，乃民之貨，非公劉之貨也。爰及姜女，乃天理人情之當然。大王豈可委其妃而獨行哉？然則亦何好色之有？孟子之權辭耳。○使齊王好貨好色而止如此，庸何害乎？而況於與百姓同之，不只就事論事，謂每因事而格其心也。

存疑公劉好貨。太王好色。本詩初無此意。孟子特就其中看出一個意思來，引導其君。爾公劉詩只用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累糧，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兩句，點出民富足意。而公劉好貨能



與民同之意就在其中。故承之曰：王如好貨與民同之於王，何有？太王詩只說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兩句而太王好色能與民同之意就在其中。故承之曰：王如好色與民同之於王，何有？聖賢說道理有借古人之言發自家意思者，此類是也。程子多如此。○孟子於齊王好貨好色都不禁他，但勸他與民同，蓋與民同則好貨不自私，必公於民，而好貨之念哀矣。好色必有節不至荒淫奢侈，節用裕民，好色之心亦哀矣。此孟子變化人主之術，最為巧妙，也不禁他，也不從他，中間自有斡旋底方法，使他都不知不覺入將去。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此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愚按：周禮秋官司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遂士中士十有二人，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士師之職，掌管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掌士之八戒。注曰：官中之政令，刑官之屬所行政令也。羣士上其獄訟之不決者，致於士師，士師上其辭之曲直以告司寇，於是從而斷之，弊之及令之施於邦國者，士師則從而致之。何氏曰：獄訟既審，合於邦令，則



以法報羣士也。掌士之八戒者，士刑官也。鄉士、遂士、縣士、皆士師之屬。八戒謂正亂之成法也。○三禮解詁云：鄉遂皆王畿掌刑，然獨鄉士與大小司寇士師同衙門，敎官可見。若外畧，則遂士以下縣士方士訝士朝士皆其屬也。鄉士掌六鄉之刑獄，遂士掌六遂之刑獄，縣士掌四等公邑之刑獄，方士主都家之刑獄，朝士掌外朝之法，為大詢衆庶，主聽獄之朝。○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大令慶源輔氏曰：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已求言之意。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蒙引：王無親臣，責其輕視臣下也。○大凡有為之君，必有親信之臣。若無親信之臣，槩是庸庸之君。夫其所以無親臣，王坐於不知人也。而知人有道，孟子此章槩盡之矣。○堯舜之於禹皋，輩君臣日相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而無間然。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武王之於周召，無不皆然。下至霸者如桓公之於管仲，景公之於晏子，其君臣相得之情，亦可考矣。後世如漢高之於蕭何，一不在左右，則如失左右手。於韓信初間，解衣衣之。

推食食之光武之於鄧禹嘗與同卧起太宗之推心房杜或剪積和藥賜功臣太祖雪夜幸趙普第我太祖之作大誥三篇亦托始於君臣同遊蓋皆有見乎此此理斷不可誣也○昔者昨日也凡語及千百年之遠槩謂之昔者而此乃釋為昨日何與曰此對下文今日言也孟仲子曰昔者有王命對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則昔日之為昨日其來尚矣他日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註曰昔者前日也則又隨文而訓義○此進字不是泛泛進用蓋是其所親幸而將倚以為腹心者故以不知其亡為無親臣也若是百僚庶官之中有今日進而明日亡去亦何怪得王之不及知○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蓋自其先世有大勲伐於國家而又代有聞人世其祿位與國同休戚者也在商則有伊陟象賢在周則有召穆公虎為康公奭之十六世孫也故詩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故國之為故國有在於世臣者如此有國者其可弗知所重耶愚按集注所以為故國在此不在彼如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之類○虛齋昨日解妙昨日今日見平易之意○進字謂非汎汎亦佳然一國之內百官進退恐皆王所知蒙引蓋以今時事求之未必當也

孟子卷之十四 經解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存疑此不但自解其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之失實欲得真才而用之以免向日之弊也言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爾從今以始吾何以預識其人之不才而舍之所用者皆真才不致後日之輕視乎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蒙引不得已如今人言無奈何相似○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其可苟哉是恐今日所進者不賢後來又着更賢而親疏尊卑有易位者耳此是懲前而戒後也故曰將使又註曰故不可不慎

○於此不然而誤用之則既在尊親之列矣他日未免使卑踰

尊疏踰戚而越嘗理矣○進賢如不得已者如不得已於未用

之先也不然則將實有不得已於既用之後者矣故曰將使卑

踰尊疏踰戚

存疑如不得已須看得明白先看不得已三字有着落然後看

如字則明白矣如有個人已本欲不用他此欲已也却有人要

用他我不能主張得不得不用此不得已也凡不得已者皆猶

豫留難遲慢不急向前曰如不得已則非真不得已特如之爾

蓋這人本是已要用的初若已不欲用他因他人要用我不得

孟子卷之十四 孟子一 六十四

已而用他如此其遲慢留難也特以欲得真才審之又審至再
至三至四遲遲慢慢留留難難有似於已本欲不用逼於人不
得已而用之爾○左右皆賢一條即如不得已意左右皆曰賢
似可矣猶不可至於國人皆曰賢似可矣猶不可而必自察此
便是至再至三至四遲遲慢慢留留難意思故曰即如不得已意將使
卑踰尊疏踰戚是說所以如不得已處蓋進賢不謹之於始致
有不賢將來疎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也如
此則非禮之嘗矣此所以當如不得已也故曰可不慎與
達說國君之進賢也詳審於明揚之時而祿位不肯以輕授遲

疑於遴選之際而名器不敢以輕假謹之又謹審之又審有如
吾之初心本不欲用而勢之所使有不得不用也所以如此其
謹者果何為哉蓋自用之而待以不次之位也則謂之尊苟尊
非其人則其勢必易以賢之卑者是使卑者踰尊矣自用之而
寄以心膂之托也則謂之戚苟戚非其人則其勢必易以賢之
疏者是使疏者踰戚矣夫尊卑有等國家之名分攸繫使卑者
踰尊則名分亦亂矣此所以自今尊之亦自今而慮乎或有以
踰之而不可不慎也親疎有序朝廷之體統攸存使疎者踰戚
則體統亦蕪矣此所以自今戚之亦自今而慮乎或有以踰之

而不可不慎也。愚按此節書只始此國君進賢如不得已作一截說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作一截說可不慎與作一截說自明。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大慶源輔氏曰所謂察之則必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察其用如孔子之視所以觀所歸察所安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非徒知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可易至於不才亦不容於幸進矣。新安陳氏曰如此方見進賢謹之之至如必不得已而然者要之用舍之道參之於衆而察之於獨不賢者固去之勿疑矣賢者必任之勿貳是即君所親信之臣也此非親信之以己之私而實親信之以國人之公所謂民之所好好之也今日為王之親臣他日託孤寄命即為國家之世臣矣。蒙引見賢焉然後用之則後日自不至於卑踰尊疏踰戚矣見不賢焉然後去之則今日既無倖進之失後日亦無踰等之患矣。左右皆曰不可者亦是今日所欲進用之人不可謂是已。

在位而尊親之不賢者也不但進賢如不得已退人亦如不得已方為退得當下文殺人亦如不得已也總是好惡與民同也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云云者誠恐其失賢也恐其失賢者正欲其得真賢也故二條總歸於進賢如不得已蓋不果進則在退列矣進退相形非因增一箇退人說也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存疑因說用人帶說刑殺蓋用合刑殺人君大事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存疑總結左右皆曰賢以下兩節意
淺說夫人不苟用而用之必當其可所謂天命有德人君不得以私喜而加爵人不輕殺而殺之必當其可所謂天討有罪人君不得以私怒而用刑必如此然後可以為民之父母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若所用非其可用所殺非其可殺則好惡拂民之性矣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愚按前說退不賢亦是足進賢意故只云命討兩節新安云三節便使人搖惑不是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
紂矣未聞弑君也

孫疏此章言紂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宣
王垂戒于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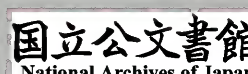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
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
夫人物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通義東嘉史氏曰言夫木則可以勝大屋之任猶人所學者大

則可以勝治國之大任斲而小之則不可以勝大屋之任猶賢
人捨其所學則不可以勝國家之大任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
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愚按雖萬鎰俱作少之之辭然作多之之辭自佳蓋物重則不
得輕予人也教玉人教字即使玉人使字何以異猶云為甚麼

緣故乃如此怪歎之辭○教字或作平聲詩文嘗語耳作教誨
教字雖語類亦主此然頗語強不可從○賢人之能治國家猶
大木可為巨室也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大木而小用之賢



人而不賢。人期之矣。治國當付賢人。猶萬鎰之玉。必付玉人也。口姑舍女。所學而後。我則玉以付玉人。而國不付賢人矣。兩節反復。而中皆有姑舍一句。雖任賢受國。若分二意。實聯貫如此。○齊人伐燕勝之。

大全史記燕世家。燕王噲用其相子之。蘇代為齊使於燕。以事激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為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

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惶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令人告燕太子。太子因與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狗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怨。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備攻蘇秦弟代。厲亦以遊說顯於諸侯。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

得燕權蘇代使於齊而還燕王噲問曰齊王其伯乎對曰不能
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于是王屬國於子之燕國大亂齊取
之醢子之殺燕王噲愚按大全所載史記語與燕策略同如此則是真有勸齊伐燕
事矣殆不足據且下文謂宣王問曰而諸書類云湣王事紹
聞編辨析甚詳亦闕疑可也○風俗通云召公奭與周同姓武
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為二伯壽九十餘卒
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然皇甫謐又云奭文王庶子
康王時考終百有五年○燕稱王始噲父易王噲子平是為昭

王用樂毅復七十餘城薨子惠王立卒子孝王立卒子喜立
秦所滅古史云燕國於蠻貊之間春秋之際未嘗出與會盟至
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
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其文公
則易王父也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
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
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大金朱子曰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
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直是
論其理如此耳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
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趙注如其所患益甚
孫疏云簞食者案曲禮圓曰簞方曰筥飯器也云壺漿者禮圖
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又公羊傳去齊侯唁公
于野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釋名曰漿

水也飲也或云漿酒也

蒙引按後一條分明是說齊未能得燕民之悅而未便有可取
之理其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蓋已窺見其將有殺其父兄係
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之意矣然當時猶未有其事方
是始勝之日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此如字是假如之如也
非如似之如也即集註若更為暴虐之若字
愚按楊龜山孟子解云運者反覆運轉之謂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
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

里畏人者也

○蒙引取之不用孟子之言也○何以待之謂何以備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

怨曰矣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

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後來其蘇

蒙引只曰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可也必曰西夷北夷何與舉其

遠者言則近者可知也○麟按此亦本蔡傳然夷狄本書辭而

謂孟子善用字眼虛齋非也○大註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若望

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疑其不來也願其雨又恐其不雨

故只管望看是雲是霓耳○麟案此以兩字作推敲似巧却

○書之言至矣為後我止自民望之以下孟子申言也則當湯

未至時則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及湯既至則歸市者不止

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矣故又提書曰

後我后後來其蘇見得以上是孟子之言也

淺說書曰葛伯無道湯初征則自葛始而天下已信其志在於

救民矣○繇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怨之者皆曰

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按書此言觀之可見湯所未征之國

則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及湯既至則歸市者不止耕者

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矣。故書又有曰。後我
 后。後來其蘇。則其望之切。而悅之至也。何如哉。附錄仲虺之誥。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
 為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
 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
 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於下。帝
 用不臧。式商受命。用莖厥師。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於有
 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中。非辜矧予之
 德。言足聽聞。惟玉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

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死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
 後予。后。後來其蘇。民之戴高。厥惟舊哉。愚按蔡傳。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徃。代
 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後來我。其復生乎。明作兩截。故
 此節。斷當於雲霓句。一畫上。已舉書文。而申言之。下將舉書文。
 而先釋之也。以已意夾說。在書內。又引經一體。達說。謂後我二
 句。總証民望民悅。非是。此二句。只証民悅。又實其大悅之言也。
 今燕虛其民。王徃而征之。民以為將極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



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蒙引若殺其父兄當時猶未殺也下做此故下云止其重器○

麟按下反其旄倪內亦略炤父兄子弟反字有味

存疑畏猶忌也齊之強天下固畏之第無釁可乘爾今又倍地

而不行仁政則在我有釁而入得執以為辭天下之兵從此起

矣故曰是動天下之兵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

及止也

存疑此條為齊王畫策正答其何以待之之問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

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愚按莫之莫為之也疾視句言今日無以謝有司不為後日計

如之何則可也蓋問誅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

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君無尤焉

愚按有司莫以告一句最重是說與莫之死之故○兩莫字正對故曰出乎爾反乎爾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淺說親上死長此長上俱指有司親之死之俱在危難之時親以心言死以身言平時非不親也但此句是應疾視長上句意各有指也

愚按注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亦如此說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趙注文公言我居齊楚二國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

愚按滕取水之騰湧而名也見本縣志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愚按與民守之與字內有一君字效死則但言君自效死以守國也即後效死勿去效死二字而民弗去方是指民亦死守說集注甚明○與民守之大槩說效死而民弗去作兩層說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趙注齊人併得薛築其城以偪於滕

大全仁山金氏曰薛任姓之國矣仲仲虺之後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趙注誠能為善雖失其地後世乃有王者若周家也君子創業垂統貴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

之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為善法以遺後世而已矣愚按紹聞編云築薛偃滕也告以大王之去之而勉以為善為

善指脩其德政而言非以遷國不爭為善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此為大王避狄而言大王脩德行仁有素一時

偏於狄人不得已而去之然至子孫乃有天下此天理也然君子凡事造基業於前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

而行爾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此二句又因必有王者而言創業垂統應為善說成功則天應子孫有王者說君之力既無如

齊何則但彊于為善而已彊為善所以使可繼而俟命於天者也○創業垂統泛言或指遷國圖存言非也事有次第謂之業

為之自我謂之創垂之於後謂之統繼在後人而使可繼在我



也。○上章教以效死，必兼民弗去一意。此章教以遷國，必兼疆為善一意。後章總注云：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此，太王之德，所謂為善也。○上章總注云：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此章云：言人君當竭力于其所當為，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所當為，所該者廣，如脩其政事，撫其民人，當遷而遷，當守而守，皆是也。竭吾之力，所謂疆為善也。力所不能，則天也。豈可徼幸於其所難必哉？○李氏曰：孟子數語，文公以大王之事，蓋以其國小人弱，不過能為善以待子孫，其次則效死而已，固不以湯文之事望之也。然當時諸侯賢而有禮，能篤信孟子之言而力行之，未有能過之者，惜其國小人非，有湯文之德，不能以興起爾。故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此之謂也。○末一段見或問。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孟子曰：夫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大金南軒張氏曰。王之言忠厚不迫。其遷本以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強之徙也。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真係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容釋乎。大王戴其仁有素矣。然大王之事。非德盛而達權不足以與此。○東陽許氏曰。大王自邠遷岐。民從之如歸。市史所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邠民近於岐。周之民皆歸之也。當時西方地近戎狄。皆間隙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大王得優游遷徙。若滕在中國。久介大國之間。無可遷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所往。孟子特舉大王之得民以警文公。爾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大金慶源輔氏曰。遷國以圖存者。大王是也。守正而俟死者。國君死社稷是也。在文公唯有此二法。故併舉以告之。然權非大賢以上不能為。經則人皆當勉也。故使文公審己量力。擇而取其一焉。夫大王之去非文公所能為。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當然也。○問孟子對滕文公二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為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朱子曰。滕是必亡無可疑者。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

曰言危句
孟子一
七
載

之間二國視之如太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若湯文之興皆在空閒之地無人來覲他故日漸成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

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

孫疏衾今之被也案喪大記小歛君錦衾大夫縞士緇凡衾皆五幅鄭註云衾單被也

大全五鼎是大夫之禮羊豕魚腊膚三鼎是士之禮特豕魚腊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索引此天字人氣數言

卷之四 山經言

長以不果來也曰林...

長以不果來也曰林...

長以不果來也曰林...

長以不果來也曰林...

長以不果來也曰林...

長以不果來也曰林...

長以不果來也曰林...

長以不果來也曰林...

